第十二章

-4-

心跳要比平时快。

他慎重的压制住了自己的思绪。那是会使他的心软弱的杂念。他试着把一切杂乱的意识都放在左脑中进行整理。

“——”不论是呼吸急促，还是力量加重，这些都是自身造成的。

他反复努力让自己恢复冷静。

自从教会出来后，他就一刻没有停歇地直接到了这里。

然后又该怎么办呢。这里信号灯多，人也这么多。虽然可以打出租车，但是圣诞节的街道非常拥挤，等出租车的人太多了。这种情况下，看来只有相信自己的双腿了。

他奔跑在夜色的街道上，胸腔里心脏的跳动宛如针扎。他感觉自己的闹钟始终在鸣叫着。尽管相隔这么远的距离，他原本是听不到那声音的。但是他的心还是静不下来。心慌意乱的他还是觉得那声音有点太大了。

一种不祥的讨厌预感油然而生，但是他要冷静、冷静。因为那就是他的武器。他很清楚，因为自己无能为力，所以只有冷静才是对现在最好的。

——但是，一味的奔跑却让他心跳加速。

月光笼罩下的森林是朦胧的。不生草木的山却很明亮，山上印着两人的脚印。这里与游乐园一样，是与他无关的困境。

“——你即使来了也无济于事。”那句劝解的话语在心中响起。

他踏在地上的脚依旧充满了力量，迷茫的心被粉碎后，孤零零的被扔到了后面。

有些事是只有他自己才能体会到痛的。

如果你只是起不了作用还好，最坏结果就是你只能成为她们的负担——这是在教会时瞬间束缚住他的咒语。

他奔跑向森林的脚步没有乱。

凌乱的只内心的鼓动。

——它在叫喊着自己的软弱。现在和在游乐园上空冲下来时完全一样。这和任何原因、理由毫无关系。

结果——

“我想帮助她。”这就是他单纯的意愿，他的心跳并没有打断他的步调。

在黑暗的森林里奔跑的时候，他脑袋里想的只有一件事。那既不是对她们的担心，也不是对橙子的敌意。

那像是装饰着红色花朵的肢体、像是产房中传出的痛苦的声音、那种让他感到美丽的事物却要静静死亡的现实——那是他想从记忆里抹去的噩梦。所以他不想再次看见那个情景了。

他马上就要跑出森林，月光朦胧的照射在旧校舍上。让他感到绝望的时刻就要来临了。他再也不想见到那样的景象，他正是为此才会奔跑。但是，如果真正第二次面对那个情景的时候，他还能保持冷静吗？

很快，他到达了广场。由于长时间奔跑而造成的呼吸急促、像是得了疟疾一样上下抖动的肩膀都像是假的一样消失了。他的思考停止了，就好像时间停止了一样。

确实会有第二次。不知他会不会像第一次那样眩晕和恶心——那是他心中一直抱有的软弱之声。然而那一阵扰乱心神的犹豫，很快就被更强烈的情感代替，随后便消失的无影无踪了。

他将它彻底抛出了脑海。他的心脏好像要跳出胸腔，跳动的声音也格外响亮。那是意识觉醒时最原始的鼓动。

“——”长长的吐了一口气后，草十郎走进了广场。

他的目光虽然投向了金发少年，但是注意力仍在自己身上。

冷静！冷静！他全身心都在控制着自己的呼吸。

广场上的情况看来青子她们打败了。

青子仰面躺在地上。

她的一只脚完全成了红色，大腿部已经溃烂得惨不忍睹。虽然青子的眼神是朦胧的，但她残留的坚强意志依然让她看到了草十郎。她之所以会轻轻咳嗽，大概是因为她的腹部或背部遭受了重击所致。不，应该是两方面的原因都有。——草十郎如此判断着。

有珠的伤看起来没有青子的那么重，但她也是倒在地上动弹不得。

与青子相反的是，趴着的她正拼命想用两手撑住地面站起来，那动作对她来说似乎相当痛苦。

站在广场里的旧校舍前面的是草十郎曾经看到过的魔术师。草十郎完全没有理会橙子就走了过来。他朝着青子走去，脸色要比到达广场时沉静了许多。橙子并没有阻止他。只是她的眼中浮现出一抹谁都没有注意到的苦恼之色。

“大哥哥也是她们的伙伴吗？”狼人少年带着胜利者的从容亲切的问。

他应该是对新的猎物感到兴奋了吧。草十郎沉默地走向青子。

彻底被无视的少年脸上的笑容消失了。草十郎不在意自己的行为是否会让恶魔的自尊心受伤，他继续向青子走去。当他走到青子身边时，他的脸上浮现出痛苦地表情。他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短暂的迟疑过后，他好不容易说出来的是：“不能这样吧，学生会会长，你来的时候，好歹也应该给我打个招呼吧。”

这是一句既像责骂，又像担心的笨拙的招呼。

“…………你这个，笨蛋”青子像是要掩饰自己腹部的疼痛不算什么似的骂了站在她面前的草十郎一句。

“放心吧，苍崎。你这不是还很从容嘛。”或许是把青子的虚张声势当真了吧，草十郎的声音十分明快。

实际上，青子现在不仅无法从容，甚至连体力都没有了。

然而草十郎的回答就像往常一样满不在乎的说“不愧是苍崎呢，杀都杀不死。”

“你，啊——”青子刚说出的话有咽了回去。

……草十郎根本没有会错意。即便他平时多么迟钝，他也知道现在的情况有多么危险。其证据就是。虽然他的话好像满不在乎，但他的表情却是僵硬的。

“……到底，打算……”来这儿做什么——青子想说的话被咳嗽打断了。草十郎把食指放在嘴边，然后点了点头、

青子勉强可以理解他的动作的意思——勉强说话是不行的。

“但是，喂。情况与那时候一样。既然你被打倒了，这次就该轮到我了吧？所以我这不是来帮忙了吗？……啊啊。不过我什么都做不来也和那时一样。”青子没有回答。她仅仅是呆呆地仰着脸，看起来就像是真的在发呆一样的盯着草十郎。

狼人焦躁的盯着两人的一举一动。

他自视为王者。仅仅是因为被无视他就会杀了对方。如果不是橙子在，他早就一口咬断草十郎的咽喉了。他本该给对方施加了压力的。可是那猎物却完全没有恐惧的样子。

虽然不敢相信，但是——在那个人了眼中，自己该不会无关紧要的吧——？

“……哎，无论是谁都无所谓。绷紧的肌肉咬起来口感也不错，没有什么能比吃饱更重要。先从那个哥哥开始没问题？”

少年又叫了起来。但草十郎还是没有回应，他用一只手慢慢捂住了鼻子。草十郎非常冷静，他像是没有意识到少年般说：“……有珠。”

“…………?”

草十郎不高兴的嘟嚷声任谁都会感到疑惑。因为没人闻到他说什么的气味。

“……哎。你闻到了什么气味啊，大哥哥。”虽然狼人看起来很从容，但他的声音却显得很焦躁。由于再三被无视，狼人少年已经压抑不住怒火了。

这次，草十郎终于朝着距离很远，但却正对着自己的狼人少年转过身来。

“我闻到一些很没品的肉味。就是因为这个我才讨厌狗的。”那是草十郎打从心底感到不开心而说出的话语，对他来说那只是自言自语。但是那对于少年来说却是实实在在的侮辱。然而草十郎本人似乎完全没有感觉到这些。

“——，哈！”突然刮起了一阵风。或许是因为狼人的情绪发生了变化。野兽的气息变成了燃烧大气的气流，雪地上刮起了一阵狂风。

“草十郎……！”这样下去最先被杀掉的就真是草十郎了——青子拼尽全力，但是那副坏掉的身体却连手指都无法动弹。或许是因为听到了草十郎的失言，有珠也挣扎着站起来。

然而草十郎却和那两个人明显不同。他站在那儿看起来那么泰然自若。这让狼人少年的焦躁已经超过了极限。

“……这样啊。你觉得我是孩子，所以就看不起我吗，大哥哥……！”狼人的人类时间到此为止。

在发出包含怒气的话语的同时，少年的身体发生了变化。头发如同燃烧的金色火焰，而他的身体也越变越大，肌肉像恶魔的獠牙一样坚固，全身都覆盖着带刺的毛发。刚刚还是人类模样的脸和手已经膨胀成椭圆形。他汲取了空气中的魔力，改变存在形式变成了异形的野兽——有着人的外形的狼。

“不许兽化，贝奥……！”在一边旁观的橙子叫了起来，化成狼人的少年没有回应。野兽只是发出了浓重的喘息声。

“怎么可能”清楚的看到了少年变身的草十郎只是嘟嚷了这一句话。

单是从人变成怪兽就已经像是一场噩梦了。而且还是看起来比自己个子还小的少年竟然变成了近两米的大块头，这简直不可思议。如果他还能保持正常的理性就是奇迹了。

“……吓我一跳。”猎物的嘟嚷声让狼人满足的歪了歪嘴角。

虽然是个奇怪的人类，不过结局最终还是和之前一样。——但是，他的虚荣心只得到了瞬间的满足。

即将要被他捕获的猎物紧接着由衷地说：“你这样不就是真的狗吗。”

“——”四周静的连灰尘漂浮起来的声音都能听到。

青子，有珠和橙子都没有说话。亲眼看到连她们都觉得可怕的狼人的兽化，没想到还会有人说这样的话。

乐观的草十郎像是看了骗小孩的电影那样一脸不满。

“——，——，——”事到如今，做什么都晚了。

狼人展现出了帝王风范。

自负为最强的狼人的情绪的起伏逐渐消失了。

有几个人把这理解为他要动真格了。

“贝奥，不要杀——！”黄金兽根本没有听到主人的劝阻。他保持着向前倾的姿势，盯着只有十米远的草十郎。

没错，只有十米。

他要冲过去只需要零点五秒。对那个人类进行从头到脚的攻击，他的三只爪子落下去也只需零点五秒。

“你要死了哦，你……！”那是充满凶狠而充满喜悦的低语。狼人仅仅把那当作是攻击的信号就朝着草十郎跳去。

只用了一秒。

他的速度快的像是暴风。

——应该说是神速吧？

跳跃而起的狼人是一条黑影，准备迎击的草十郎也是一条无声的身影。他们的距离正好只有三步。草十郎在这仅仅一米的前进中赌上了他的全部人生。

说时迟那时快，来到疾驰而来的巨大的暴力面前的草十郎竟然不躲不闪。

前脚落到地上，站稳。

强大的脚力，充满力量的背脊，狼人四肢着地。

草十郎仅有的选择是躲避狼人的爪子。但是，他并不是为了躲过冲过来的狼人。他只是需要那个位置而已。他从一开始就没有考虑是否能躲过去，他所思考的一开始就是那一点。

——要瞄准的一点。

集中精神，协调呼吸。

他要看透狼人身体上肌肉收缩的那一瞬间，只有那里可以说是唯一的生命壁垒上的龟裂。他用手去拍打狼人的胸部，但那也只是微弱的人力。

钝击声响起，草十郎血肉横飞、血水横流。

前臂的骨头粉碎性骨折，刺穿了肌肉和皮肤将外套染红。

“————！？”狼人扬起的爪子痉挛了。

狼人的肉体比精神更早地因着本毫无价值的攻击而虚脱了。狼人有一瞬间有些搞不清状况张着嘴想要呼吸，他不明白自己是怎样被掀翻在地的。

一个小小人影从他身旁划过。

这次的攻击如同一支短矛。人影并没有护着折断的左手，而是用右手向倒在前面的狼人背上进行攻击。

钝音再次响起。

草十郎这次攻击不差毫厘地与此前的正面攻击位置对接，两次攻击形成了一把贯穿狼人身体、压碎其心脏的楔子。唯一与第一次不同的是，狼人这次没有喷血，他只是痛苦地喘息着。

砰，狼人吐血倒下了，似乎没有了再次站起来的迹象。他不再是横扫一切的生命了。

一切都结束了。

四肢舞动着的金色猛兽的四肢虽然是完美无缺的利器。但是仅仅三秒钟的交手，狼人就失败了。

“——”任谁都会对这不敢置信的结局表示怀疑。

而当事者只是呼吸均匀地、冷冷的俯视着倒下的狼人。

“……为什么……我……？”

即便是在倒下去之后，狼人也没有把握能再站起来。心脏破裂，血液逆流，包括大脑在内的身体机能停滞的他整个倒在了地面上。

可以确定的是，如果是一般的动物呢 ，这就预示着死亡。但是对于狼人来说，这也是无所谓的事情因为他的心脏最终会恢复，身体机能也会跟着恢复。

那并非是因为他接受过具有神秘性的魔术，而是这种伤就和被小石头绊倒并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矛盾的是，没有动物会因为被小石头绊倒而心脏停止跳动的。

“……想，快想起来……”狼人拼命唤醒记忆。

他要回忆起举起爪子那一时段的部分，重点就在那之后。能够忍受高速炮弹直接袭击的自己，为什么，会因为人类微弱的力量而倒下。——不对。应该说，为什么他从一开始就不知道对手在做什么。的确，在草十郎钻到他怀里时，他是感受到了小小的冲击，他们似乎是有一点身体接触。或许正是那关键的一击让他的心脏受到了伤害。

“哈——”

那不可能。

如果只是那么一下就停跳，那也就不是狼人的心脏了。——结果，无论怎么思索，他都无法得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对于从来没有“陷入困境”的经验，对人类还不够了解的狼人来说，这个答案太难解了。因此，对狼人来说的事实只是自己倒在了地上。

他又试着反复思索着事情的经过。

——胸口受到重击以及有一瞬间的空白。

然后自己就像被兜住了一样翻到了。然后背部再次受到攻击。他的心脏破裂好像就是因为那一击。

“……开玩笑。我会因为这——”他不可能就这么被打倒，这不合常理。

就像违规被罚一样不甘心的少年咬牙用积攒着全身的力气。

“对。这都是骗人的。就算是同族里面也没有能大败我的家伙。这些痛苦，这种事情，全部都是骗人的。这太不合常理了。我不可能会败给其他生物的……！”

思考的时间结束了。狼人的伤口早已愈合。为了再一次战斗，狼人躺在地上凝视着旁边站着的敌人。

“我——不、认输——”瞬间、狼人的背上传来了一种不熟悉的新的疼痛。他感到一阵眩晕，仍然一点神采都没有。仍然以空虚的眼看着月亮的草十郎还活着。

他的两只手臂都折断了。但是那上面并没有因为强击而造成的伤痕。如果他有痛觉的话应该会忍不住叫痛吧。但是他知所以没有发出一点声音，是因为……或许说——他从来就没有活过吗？

草十郎如同死人一样的眼镜凝视着狼人。

靠近的话就会明白。

那个人无悲无喜，没有表露出任何想法。

就像没有大脑的昆虫。

狼人身上的毛发全部竖立了起来。他不知道表现在自己脊背上的那种感情的名称。他对这种不懂的东西感到恐惧。这件事对原本不知恐惧为何的狼人来说就像尘埃一样难以发觉。

金狼到现在为止与许多神秘事物战斗过，并一一打败了它们。他知道那些比自己身体大并依此为自豪的野兽。也知道一些与自己一样的传说中的野兽。但是他却没见过这样的。他没见过像人这么大的昆虫，连想都没有想过。

他的背脊生出两道恶寒。

此时此刻，如果他稍微移动一点，即便没有理由和预兆，那个人瞄准他头部的脚就会落下。但与这绝望的预感不同的是，狼人少年觉得这个对手不会动的。

这个人不会使用更加粗暴的行为。

他就像生物一样……不，他明明是形似动物又没有本能的石头，但却能用人类的判断力进行活动。

这种矛盾的现状让狼人的价值观产生了混乱。他由于未知的感情而产生了幻肢痛。许多细小的声音响起，就像小图钉在逼近心脏一样。这是狼人少年第一次遇到的疑问，也是现实。

这个世上存在着不知道如何是好的矛盾，并且——还有让人弄不清答案的“不合理”。

“痛，——好、痛——”原本被屏蔽的痛觉在全身出现。这种事也是第一次。如今狼人少年的身体完全被痛觉控制了。其实他原本是连恶寒都感觉不到的。或许精灵会为此哀叹吧——啊啊，浑然天成的完成品竟然因为人世间的不合理而开始混乱了。

“痛——痛，痛，痛——！”狼人少年的心脏完全恢复了他一边挣扎于因为恐惧而产生的幻肢痛，一边抱紧颤抖的身体。他的头上是紧盯着自己的人类的目光。这时狼人少年终于知道了自己能够活着的理由。即便对方的双手都没了，就算单靠脚，对方也能杀了自己。但那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对手要的是 以牙还牙。他并不是在对想要杀了自己的狼人进行反击。

这是他对狼人伤害她们的行为作为作出的理所当然的报复。

“——，……，……”狼人少年因为这种怪异而喉咙紧致。他的呼吸从刚刚开始就乱了。

这个人类没有自我。他根本没有想过挡住自己的金狼是一种威胁。他没有憎恨、恐惧，恐怕连杀意都没有。

——是的。

能够让狼人少年存活并不是由这个人的意志决定的。他只是在进行机械的战斗，机械的思考。这个生物只接受等价交换原则。如果狼人少年杀死了她们中的一个，那么这种抵偿又会不同了吧。

“……如果我杀了她们，那我就会被杀……?”狼人少年对自己这个问题生出了不曾有过的恐惧。

尽管他总是理所当然的认为自己活在那种规则之外。他浑身疼痛肆虐。无论怎样的神秘都会受伤、腐朽。狼人少年现在终于明白了这个 显而易见的道理。

——不，是不得不明白。

“……那样我会被杀了……没错……”那个人没有神采的眼睛不带感情的向下看着。

一报还一报，这是真理。狼人少年现在已经痛苦地懂得了这一点。——但是……让他体会到这一点的生物带给他更多的是厌恶感。

败北之痛，心痛，还有更甚的是他知道了不合理而产生的痛。

——痛、痛、痛。

因为不可能会发生的事，他原本完美的世界崩溃了。这些伤痛变成了包裹他全身的荆棘，狼人少年心中的支柱断裂了。

在他心中产生了一个足以让自己头晕目眩的疑问——啊啊，人类真是太不可理喻了。

“……会被杀，被杀，被杀……”这不是因为他人使自己面对死亡，而是他本身对生产生了畏惧。

实在无法承受着一切的狼人从野兽变回了人。

——他很安静。

就像在母亲膝头旁害怕的孩子一样，他的身体不住的颤抖。